



春天万象更新，景色明丽。古人说：“春光好，且惜春，莫等闲。”人间春色灵秀动人，和煦的春风撩动情怀，人们纷纭涌向郊外，寻春探幽，踏春赏花。一时间郊野里春光旖旎，车马喧腾，人流如织。

“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宋代诗人朱熹在《春日》里描写了春游时的所见所感，读来令人如临其境，对春游憧憬不已。风和日丽，在泗水之滨游春赏花，春色融融，无边无际的风光焕然一新。春风吹得百花齐放，万紫千红，到处都是春天美好的景致。

白居易也是春游的拥趸。他历经坎

坷，却生性豁达，常寄情山水。尤其春暖花开，他必出门揽胜，每游必留下美文佳句。他说：“逢春不游乐，但恐是痴人。”诗人觉得，春天里，阳光明媚，芳草萋萋，绿荫如盖，花开遍野，妍妙多姿。春光春色如此美丽动人，那些对大好春光无感的，恐怕都是些痴傻之人了。

唐朝诗人孟郊更为豪放，每逢春天恨不得天天出游，揽尽春色，阅遍众芳：“一日踏春一百回，朝朝没脚走芳埃。”孟郊激情迸发，投入春满人间的郊野，一路行走，一路观春色，也留下许多名篇佳作。

古人尚且如此钟情春日寻幽，纵情山

水，况今人乎。如今通信发达，交通便利，

出行方便快捷。人们激情满怀，都趁着大好春光去郊外走走，看看，投身大自然的怀抱，感受春日带给人们的美好与安宁，使忙乱的身心，得到安抚与休憩。春天以最美的景色，以最热情的胸怀，迎接爱它的人们。

无论何朝何代，上至王公贵族，下至寻常百姓，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，对大自然的情有独钟，对生命愉悦的祈望，对春天的憧憬，古今以来，心意相通，目标一致。

春光好，且惜春，莫等闲。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春和景明，春气祥和，带着阳光的心情，沐浴着暖阳和春风，踏遍郊野，寻春去。

桃花水来如喷雪，闹动村田舍。犁翻垄上云，牛饮洗头月……桃花开放在元曲里。

岂止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先秦的《诗经》里早就喷薄着桃花的光色，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。多美呀，桃花怒放出千朵万朵，色彩鲜艳得红似烈火。那火光照亮了尘世，也照亮了《礼记·月令》，桃花成为春光烂漫的标志：“仲春之月。桃始华，仓庚鸣。”时光匆匆，昼夜不舍，开放在汉代的桃花，居然美艳成身份尊贵的象征，九卿二千石的王公贵族维

## 纸上博文

### 桃花那个开

乔忠延



蜜、刺槐蜜、椴树蜜、油菜蜜、桃花蜜、枣花蜜、桂花蜜、龙眼蜜、紫云英蜜……何止这些，还要多，多得简直能迷人眼，乱人心。别看蜂蜜多得眼花缭乱，可我只喜欢桃花蜜。

喜爱桃花蜜，是因为在万花丛中我独爱桃花。假如要是推选一种国花，我会举起双手热捧桃花为——中国花。我不否认迎春花的凌寒开放，带来了即将春光烂漫的喜讯；我不否认牡丹花的开放，预报着夏天将要热热烈烈大步登场；我不否认菊花的开放，在百花凋谢的秋季展示出搏击凉霜的傲骨；我更不否认梅花的开放，为穿越冰天雪地增添了花色活力。不过，即使如此，也不会动摇我钟爱桃花的信念。

在我的心目中，迎春花仅是一个信使，刚刚将春天要来的消息透露给人间，倏尔就萎缩凋零。随着迎春花的败退，寒风挟裹着雪花猛攻春天尚未落定的营盘。顿时，阵营散乱，七零八落，如果还要把此时当作春天，那只能是令人瑟缩的春寒。春寒料峭，乍暖还寒，谁来收拾这支离破碎的残局？回答是：桃花！

桃花在屋舍周边开了，“万树桃花映小楼”，破冻的清泉潺潺汩汩地歌吟着前行；桃花在篱笆旁边开了，“桃花嫣然出篱笑”，欢悦的喜气不知醉倒了多少人；桃花在河岸边开了，“竹外桃花三两枝”，春江水暖鸭子游来浮去，嘎嘎高叫；桃花在峰峦上开了，“山上层层桃李花”，云间烟火温暖着高巅人家；桃花在寺庙里开了，“山寺桃花始盛开”，这一开就把人间的芬芳撒满了寂寥的佛门……桃花不开则罢，一开春天就扎稳了营盘，再也不担心寒风卷土重来。一朵桃花犹如一点星光，一枝桃花犹如一缕火光，一树桃花犹如一支火把，一地桃花犹如一片火海！桃花迸发的热气，热能，热量，温暖了山川原野，温暖了前朝古代，温暖了诗词歌赋。即使国人喜欢的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何曾缺少桃花热情洋溢的芳容？

桃花春水生，白石今出没。摇荡女萝枝，半摇青天月……桃花开放在唐诗里；

桃花香，李花香。浅白深红，一斗新妆……桃花开放在宋词里；

系印章，都要用桃花绶带。岁月飞流直下，桃花日渐升华，升华为国人最为美好的向往。描摹最美的风光，当数西湖桃花三月景；抒发最美的情感，要用桃花潭水深千尺做衬托；追求最美的生活，渴望陶渊明笔下清静安详的桃花源。

桃花灼灼，桃花灿灿，桃花煌煌。何以，何以如此？

《山海经·海外北经》载：“夸父与日逐走，入日。渴，欲得饮，饮于河、渭；河、渭不足，北饮大泽。未至，道渴而死。弃其杖，化为邓林。”多么壮美的神话！先祖夸父雄心勃勃，竟然追逐着太阳赛跑，直追得太阳坠落下去。他口渴了，张嘴喝干黄河、渭河，并不解渴，还要去北方痛饮大泽。虽然没能赶到，虽然倒在了中途，但是，他轰然倒地的那声巨响，却呐喊出视死如归的浩然声威。在我眼里，倒下的只是肉身，不倒的是他那气贯长虹的神魂。何况倒下的夸父没有死去，他和他遗弃的手杖化生了，化生为灼灼、灿灿、煌煌的桃树林。

这就是《山海经》册页里那桃花的前世今生。今生是桃花，前世是夸父。阳刚的壮美与阴柔的娇美，桃花将之集于一身。如此回望，夸父逐日绝不是与太阳赛跑，而是去追逐光明，吸取热能，用上天的光源滋补自身，丰裕自身。用当代话讲，这是充电，这是吸取太阳能。夸父慨然死去，不是干渴倒地，而是要用太阳能化育身下的大地。

于是，漫山遍野开出了桃花。桃花开放着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娇媚，开放着舍生取义慷慨献身的刚烈，开放着中华儿女薪火相传一往无前的风骨和精魂。因而，灼灼桃花才会化育山川，化育村寨，化育神州，化育出一个无处不温馨的春天。

我急不可待，急于在键盘上敲下对桃花的永恒祈盼。不，不能敲，应该书写，应该用古老的毛笔来书写，那才契合桃花本真的韵致。那就以泰山青松作笔，以昆仑峰峦作墨，蘸着东海的滔天巨浪书写：桃花那个开！

仅仅五个字？对，就这五个字。

桃花那个开，盛开，爆开，遍开，开满九州大地，开满千秋万代。

## 生活记录

### 世上最容易满足的人

荆 辉

周末回娘家前，打电话给父母，问家里缺啥东西？“啥也不缺！”父母回答干脆。已经习惯这种回答的我，还是一头扎进超市，拎着大包小包满载而归。

回到父母家时已近中午，家里正有客人。“你家闺女可真孝顺！”“是啊，说了啥也不用买，还是买了这么多。”母亲念叨着。我听着很受用地一笑，然后打开冰箱放东西，打开之后我愣了——冰箱里空空如也。正想埋怨他们几句，却听父亲与客人聊起了儿女问题，父亲说：“孩子小时候调皮，光盼他长大了懂事；大点开始上学了，总担心他的学习成绩；好不容易毕业了，又着急他的工作问题；工作后又是婚姻；等到一切就绪，他们又成了父母，开始为一家三口操心。这时候总盼着他们能多打几个电话或者一到两周来一次，买不买东西倒是次要，只想见到他们才能安心。”听到这儿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我已经整整三周没回家了，纵然每次回来，也是蜻蜓点水式的放下东西迅速离去。天天以孩子、老公、工作为中心，哪

里想到多陪陪自己的父母双亲？每次以为多买东西便是孝顺，殊不知在父母眼里，即使山珍海味锦衣玉食，也难比多见几次自己的孩子。

那天问起身边的同事，父母对自己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？他们纷纷回答是“不用担心”“不缺什么”“别怕，有我呢”“没事，可好啦”等等，全是安慰孩子的话。那天，说着说着，大家全都沉默了。有位年龄较大的同事说起80高龄的母亲，每次回家给母亲买东西时均遭训斥，嫌他净买些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，他知道母亲不想让他破费，便装出要扔掉的样子，老人情急之下，一口吞下了一个蛋挞！

我们听得哈哈大笑，继而唏嘘不已。时光无情地流逝，父母正慢慢地走向风烛残年，而正值盛年的我们，站在时光的隧道里，无法挽留、无法穿越、无能为力……这世上什么人最容易满足？那是父母对儿女。说白了，父母的心愿何其简单呀，简单到只是不想让儿女的常回家看看成为神话，仅此而已。

## 灯下读史

### 柳树为啥姓杨

张天野

杨柳，杨柳，说起来，柳树堪称世界上唯二的有姓氏的植物。另一种有姓氏的植物乃杜鹃花。

据说柳树姓杨，跟隋炀帝杨广有关。隋炀帝命人开凿大运河，在两岸遍植垂柳，隋炀帝很喜欢，便赐柳树国姓杨，所以人们说的垂杨和杨柳指的都是柳树，而不关杨树什么事。此事流传甚广，始见于唐传奇《开河记》，后来也被《醒世恒言》和《隋唐演义》采用，虽是小说家言，但民间影响很大。

不过，也有学者认为，此事不靠谱，杨柳之说古已有之。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中便有这样的名句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南朝人费昶《和萧记室春旦有所思》诗曰：“水逐桃花去，春随杨柳归。杨柳何时归，袅袅复依依。”杨、柳皆是树种，且还有点亲缘关系，只是杨树树干笔直，不会有依依、袅袅那样婀娜的垂柳体态。所以这些诗文里的杨柳只能是柳树，更确切地说是垂柳。

事实上，古代诗文典籍中所说的杨是柳的一种——蒲柳。《尔雅》的《释木》篇中就有如下记载：“桎，河柳；旃，泽柳；杨，蒲柳。”西汉学者毛亨在为《诗经》所作的传注中亦曰：“杨柳，蒲柳也。”宋初的《广韵》里也说：“杨，赤茎柳。”那古籍中怎么称杨树呢？古代杨树被称作“白杨”“青杨”“天杨”“罕杨”等。《红楼梦》里有“白杨村里人呜咽，青枫林下鬼吟哦”，这指的才是杨树。

说起来，柳树并不姓杨，它姓杨纯属巧合，只能算一个美丽的误会罢了。



明前品春 牛力 绘

## 心灵小品

### 未知之妙

任 人

朋友兴致勃勃为我推荐新书，说：你一定得看！是一个非常美好的、关于幻想的、出其不意的故事！

网上下单，隔日送到。我拆开包装就迫不及待开始阅读。文章当然是好看的，但在读之前，我就准备好了无限的期待。在这样的心理下，我几乎可以顺畅地接受任何美好、各种幻想以及无数次“出其不意”的戏剧化转折。正因如此，作者精心设计的起承转合、叙事视角的“跑偏”与纠正，都未能给我带来应有的冲击感。我若有所失，感慨于自己把“拜读精彩纯文学作品”的架势摆得太开，反而因此失去了阅读本来的乐趣。

阅读之趣，在于未知之妙，在于可以不报期待，在于每次遇见俱是惊喜，蓦然回首恰是东风夜放花千树，人在灯火阑珊处。